

青海

評論

論

元帥題

第七十八期 目錄

兒童心理建設和我們所負的責任……………李景森

毒惡的迷信——喪葬……………(續)……………鎮西

公務員……………(續)……………可憐虫

兒童心理建設和我們所負的責任

李景森

——為兒童年開幕而作——

大凡一樁新事件的發生，必先鬧出許多的聲浪與高調。自從國府規定本年八月一日為兒童年的開幕期以來，培養兒童的聲浪，日高一丈，培養兒童的設施，日多一日，關於兒童問題的文字真如雨後春筍一般；全國朝野的人士差不多都能注意到這重大的問題。所以僻處邊陲的我們，在這兒童年開幕的常兒，對於兒童的問題，不能不做一次研究，以期培養兒童，而達復興民族之至意。現在我們到處看到所謂「兒童是中國未來的主人翁」，「兒童是建設新中國的礎石」，「兒童是中華民族的繼承者」，「兒童是復興民族的生力軍」，「加緊教育兒童，訓練兒童」，等等的口號，早已普遍了全國。據我的看法，這些口號，無疑都包含着許多的真理，我們重視兒童，珍愛兒童，也是應該的。不過我們舉行兒童運動，還有一個絕對不容忽略的前提：現在我們為達兒童年實施

0966

目的起見，不揣愚昧，藉此兒童年開幕之際，謹具數語，以貢一得之見；尚希關心兒童運動者，加以指導為盼！

人們在兒童時代，天真爛漫，純潔無私，一片活潑氣象，春雲般的舒展，無有止境。全沒有外物的染著，和混雜的痕跡，什麼機變詐偽，都不知道，真像一塊潔白溫潤的美玉，無瑕可指，濃豔含苞未吐的鮮花，未受蜂蝶的覬覦，其一切舉動，都是赤裸裸的流露表現，既完全出於理性的初萌，其含蓄當至無窮！『為乎其所，不得不為，止乎其所，不得而止』。恆抱極樂的生活，黃金的時代種種的觀念；不但是神情活躍，顏常嬌嫩，面常滿豐。而且兩個金鋼石的眼珠常灼灼的明澈，憨態可掬，時常引起人的「愛」和「快樂」的感情。

我們知道：兒童是社會的維他命，如人體有新血輪一樣，他是將來組織新社會的原動力，決不能因其終日嬉嬉的玩耍，光知發揮活動的天真，以為對於現在的社會，並無若河的設施，視為無足輕重，令其模倣萬惡社會的罪惡，如罵人欺人等習慣，以快心逞意，更不應用腐舊道學先生方法，唱着「蒙以養正，是曰聖功」的空調子，純取嚴厲威嚇的手段，體罰掌責，絲毫不假辭色。鋼蔽其思想，箝制其行動；要期兒童舉動完全如成人。反以養成將來虛偽矯飾或荒唐呆愚的性情，陷整個社會於麻木不仁的狀態。把民族活動的精神，完全消沉於無形，這都是不懂兒童的心理如何修養的緣故所致，兒童的心理，既無修養，那就

是活動的生命損失，兒童活動的生命，既然挫損無餘，當然人類活動失了中心！失了活動中心的民族，還能在這廿世紀革命高漲的時期，獲得最後的勝利而存在嗎？

土壤裏邊的新芽，一掘斷絕！春水池面的微波，一瞥即渺！兒童時代的生活，刹那逝去，我們非對於兒童心理有確切的研究，非施以相當的修養，則國民革命的新勢力既無由培養；必不能為入羣進益，以求人類的同情和幸福。況且中國現狀；社會齷齪，一切渾濁，固兩交關，荆棘叢生，全體民衆好像個個潛伏在一所黑關的監獄裏！試問將來這一番的整頓和發展，是不是個人都負着重担呢？而且從各方面看起來，一切軍載，大半是担在小朋友的肩膀上，因為現在過渡時代，凡是一般出頭露面為社會服務的，不久都要成老廢物，小朋友就是新社會的創造者，於公於私，一切前途的事業，都未能稍存退讓的觀念，或因畏的態度，現在可愛的小朋友呀！我們對於你們，應求適合你們的心理，因勢利導，使你們新苗的理性，活潑潑的滋發，你們要趁早努力培植一個完美無缺的人！修養成一個高尚健全的人！做成大同世界的基礎，使人類都享有和平的新幸福，留些極有光榮的新事業，更教以後的小朋友們回顧吧！

話是這樣說，可是要怎樣纔能達到這目的呢？譬如一條長遠的道路，怎樣才能把擔子担起，一步一步的把她走到呢？這是不不能不預先加一度的揣測，而使兒童的心理。

有個相當修養的預備啊！

「兒童的心理修養」這個問題，同布帛菽粟於人類一樣的重要！因為社會是萬惡的萃藪，兒童們最富模倣性，並無自由抉擇的能力，而且最易於潛化，非施用「誘導」「涵養」「訓練」的工夫，萬不能臻兒童的前途於康莊的道路，茲不揣簡陋，緣就拙意，信筆拈筆出來，非敢自謂為小朋友們確切的繩墨，不過聊供大家提出討論交換的資料。

A 品性方面

兒童品性參差，各如其面，而活潑純潔的態度，則億萬兒童，皆完全可云一致；欲藉此活潑的動機，養成高尚健全的品性，非有充分的修養不為功。人在兒童時代，生育既未長成，意志更屬薄弱，感性衝動，易受浮塵濡染，及受環境左右，試看社會一切形形色色，那一件不可誘惑兒童心理，遷移舉止？倘一不慎，即走入歧途，沈淪苦海，隨波逐浪，浸洶在渾波濁浪中，忘却自身的地位，墮棄自己的本能，泊沒可愛的軀體，永為萬惡社會的奴隸，及工具，所謂「根基不固，一切發生動搖」即是。所以對於兒童心理的傾向，要拿一幅正確的眼光，觀察微細的所在，擴充兒童純潔坦白的心理，時時用誘導克治的工夫，把兒童的人格，浸潤在美化的境地。把兒童的道德，擴充到本能以上的生活，歐美各國對於兒童教育，特為注重，至有專門研究兒童玩具出品，比賽奪獎，花樣翻新，無不含科

學藝術之精神，各書店兒童刊物，除採取各名人兒童時代的軼事以外，其內容更屬光怪陸離，美不勝收，雖語多神怪，情詞恍惚，然其寓意皆在引起兒童的興趣，鼓舞兒童開發的心理，養成「雅潔」、「高超」、「友愛」、「互助」的情誼。決不像中國舊日對於兒童的行動，處處加以限制，兒童偶然嬉笑，打了耳樞，還要掌責，罰了跪還要頂磚；發蒙的時候，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趙錢孫李……天地玄黃……浩浩碧落……等讀物，更進而讀些學而，先進，天命之謂性，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等四書五經高遠莫明其妙的理障書籍，無怪使兒童視學校如狂陸，其心理常把「教員」「先生」視同畏物，說什麼師傅，賊，鬼，狼，是四大怕怕，甘心去做逃學賭錢罵人等惡德，不去學校去讀書，這完全是社會制度的不良，逼得兒童要走到那步田地，我們負有革命職責的同志們！仔細想一想，社會上再有比建設兒童心理的事情還有重要的嗎？所以兒童心理的修養，首在品性，品性的修養，決不是空口說空話，無論於己於人，都要使兒童養成「和藹謙虛」，「溫柔敦厚」，「莊敬自重」的態度，切忌「強暴罵詈」，「輕薄虛浮」，「自矜誇大」種種不良的惡習，對於外界一切穢濁的空氣，及鄙俗迷信的陋習，總要加以杜絕，而使兒童尊崇自己所應修養的標準，以鞏固社會新建設的基礎。可愛的小朋友們，你們既不呈現時代的失敗者，落伍者，你們的將來，是要在大同世界歡樂舞蹈的

這時候修養的工夫，都是要自己努力的啊！

b. 精神方面

兒童的精神是很活潑的，精神是一種驅役人類進化的潛勢力；個人有精神，能使個人前進！團體有精神，能使團體前進！這種力量，實在有向上擴充而達到普遍化的可能，凡是有精神貫注；一切便可迎刃而解，古人說：『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就是這個意思，兒童是活潑而發達的時期，好像春筍新從地下鑽出，一遇着春光和春雨的助力，便天天向上長起，我們對於兒童活潑的精神，要用春光和春雨的助力，儘量扶持，趁這時期，教兒童的精神，橫遍全身，永無間斷，使其充分發展，滋長，而至葱蔭的地步。如果在這個時期；便萎靡下去，天天在恐怖，懷疑，沈悶，悲哀痛苦，高壓中尋生涯，則以後種種的事業，便止於此。還談什麼努力新建設和完成國民革命的大業呢？新社會的將來，完全是小朋友們活動的園地，我們負有幫助的義務，總得竭力養兒童活潑的精神，更要使這種精神，完全實現，使牠蓬蓬勃勃地起來；但是要這種精神的實現，也須有幾層重要的準備：

(一) 幫助兒童自覺的能力，兒童的發育，雖不完備，但富於模倣性，惟其模倣中間，常表現自覺的能力，以發揮其天才。這種自覺的表現，可以說牠是人類最初的一種向上的衝動，更可把牠叫做發心靈的感覺，而生純美的作用，我們對於兒童自覺的心理，應時時刻刻利用精密

的頭腦，敏銳的眼光，去觀察兒童環境及對象方面各種的變態，指出兒童應循的道路，把兒童自覺的精神，擴張到最高的限度，然後兒童心靈，發展，自然相應而奮舉。

(二) 指導兒童以有規律的自動，兒童是知識萌芽的時代，無日不待發展與擴張，自動就是發展個性的利器，擴張本能的工具；不過兒童的自動，完全憑着半明半暗的感情所驅策，若不加以糾正，示以自動的實施，結果恐難收效，且易生不測的禍患。所以要本科學的方法，施以相當的規律，容受些微理智的調和；免有越軌胡鬧的行動。兒童自動的修養，也是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

(三) 鼓勵兒童以有標準的奮鬥，兒童心理是最富於好勝心的，好勝心的表現，就是『奮鬥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勇，和大無畏的涵義。在黑暗晦的社會，環境對象，大概都是惡劣的，我們要想戰勝他們，改造他們，非用這種精神不可！進一步來說，我們要想享有獨立平等自由的幸福，尤非策勵小朋友們繼續這種精神切實奮鬥不可！如果朋友們無有奮鬥精神的修養，就是以後有豐富的智識，優美的情操，臨時也會變更，也會軟化，終是無濟於事！所以我們要達到幸福的目的就不能不時時奮鬥，要奮鬥到底，尋出和平的真諦，就不能不養成兒童永久堅決的意志，去盡人生所應做的職務。然而兒童奮鬥的精神，實是一種盲目的，幼稚的，魯莽的，無意識的，最容易受過份的打擊，遭傾覆的危險。現代青年每因對社會不滿而反悲觀

下去；成了革命戰線中的遺棄者，最後吃了精神上無味的痛苦，鬧出腐化，惡化……：……等現象，或竟至於自殺，作惡劣社會中白不算什麼的犧牲品，這就是兒童時代沒有奮鬥精神所應得的痛苦。我們既然認明癥結所在，馬上就得勇氣勃發的鼓勵兒童以有標準的奮鬥，和確切的趨向，認識出誰是小朋友們將來的敵人，總要努力奮鬥，把他剷除淨盡不留餘痕！那才有康樂幸福的實現，而後不至發生失敗的悲感。

此外則習慣方面，亦關重要。我們既然要養成兒童良善的美德，就不得不預先養成兒童良好的習慣；不過習慣是從多方面說的，決不是此地「挂一漏萬」的能夠分析淨盡。現在不過就我們眼前所能看到的。也不過注意兒童的衛生。要養成兒童清潔的習慣，圖謀兒童的健康，却除一切疾病的媒介；更須注意遊戲，以活潑兒童思想和腦力？考察玩具的種類，以求適合世界進化的原理及增加兒童情緒的快樂；並養成兒童勞動的習慣時，權衡兒童以「勞動為本位」的教育，免掉兒童以後「不勞而獲」的劣根性。日新月異，兒童心理的建設既然鞏固，從此入社會團體服務，必能滿足團體精神上的融洽，發揮「協作」和「互助」的美德，得到共同幸福的所在，其代價都是兒童時代預約而享獲的！

這個問題的涵蓋，鄙意的見地不過如斯；自愧對於小朋友們的心理，平時未嘗悉心，所言多執偏見，實在不配在這「兒童年」開幕期的當兒，來談這些建設兒童心理……

……種種的重要話，幸讀者同志，常加指導，俾使後日文字得有完璞的希望！最後更願可愛的小朋友們，都能奮起活潑純潔的精神，抱定革命的主義，高聲歡唱到大同世界上去！將來教我們昏昧鄉迂的劉姥姥一類人物，也到這新建設的大觀園裏面，見識寶弟弟和妹妹等的芳蹤。

一九三五，初稿於兒童年開幕日。

毒惡的迷信——喪葬（續）

鎮西

這兩位新事業家抬頭一望，於是一個個便都齊聲說：這山上應該多栽植一些樹木，另一個又說：可以在最高的那個山峯上，建造一座文峯塔，所以便都各有一番意見預備來告訴希漫，然而却都看見他忽然流淚，祇得拋去閒談各自遊玩了一回，纔勸希漫下來。

回到家裏，希漫即刻命下人將兩桌已經預備好了的有鮮肉，雞鴨，臘肉，乾魚，以及各色水果的酒席，分別在八隻紅花大碗裏堆得很高的午飯，在正屋前面一東西地擺好了五個相公，四個轎夫和那給希漫作田的土三父子兩人，通通端着酒杯在那裏自由自在的大吃起來；李五胖子也端了一碗山藥會湯，便在那個空着他的位子上坐下。這時給希漫幫忙的一十二個人，祇待把這頓飯上飯吃的午飯吃完，便要依照着那議定的起柩手續而開始辦事了。

一切手續，雖然早經規定了，但因爲人敢向屬不敷分

配，所以就添上了王五父子兩個人。大家吃完了午飯，預備休息半點鐘，就去演習抬柩；演習之後，四個轎夫便動手搬柩。王五父子和李五胖子把牆上的花園一一取了下來，從正門起沿路把這些花園三步一個一直擺到陰宅旁邊為止，迨止各項手續盡數的完畢了，五位相公共同的以哀憐的喉嚨，歌唱追悼的哀歌。歌聲的凄楚真使鐵石人聞之，也必岑岑淚。歌畢，再撤去靈柩前面的花花草草，由王五捧着，於是司令者羅亞發預備令，八個抬柩者各按方向和排的前後次序立在柩邊；發令（一）各俯下用左肩承柩下；發令（二）：抬柩起立，把短柩托在木柩上；發令（三）司令者領隊開步走動，依照路線上山；「見事做事」的李五胖子傍柩左而行；殘花的王五隨柩後行；正門以內的事，在出柩後由王五的兒王麻子負責照顧。

演習抬柩的時刻終於到了，於是羅亞脫掉了那件新由英國帶來的時式外套，來指揮那幾個轎夫把那幾根木條搬進正門裏的過道之中，這時候，漸漸有左隣右舍的孩子們，在門外跑來跑去喧喧嘩嘩的用着好奇心支配的眼光頻頻的望着，好了，柩呢，各照地位擺齊了，牛子呢，各照地位插到空眼裏去了，於是那八個預備抬靈柩的相公和轎夫，都跟着羅亞的口令，把那條空柩托到了肩上，並且出了正門，走到了碾禾場裏去。然而成禮呢？却沒有多大的效果，第一是動作快慢不齊。第二是身材矮長不一，以致在場的人無論演的或看的都笑得不可開交。所以羅亞想了一

回，便着手先給他們配齊高矮。四個轎夫的配勻一下，就安當了，靜波等也不甚成問題，最困難的是希漫和他的郎舅，因為希漫的身材比他的郎舅要高七寸多呢，而在原則上，這兩個個人必定要任第一排，所以無論誰在左誰在右，都是不可想法子的。最後他們對原定計劃變更了一下，才算是解決了這一個問題。所以羅亞便「一二，一二，左轉灣走……右轉灣走」喊個不住。

幾來幾往之後，彷彿碾禾場附近的地面，都漸漸的在他們的動作中平穩了許多，那陣查打查打脚步聲音，竟使人有情緒緊張的意味。後來他們又把碾禾場上的那條石棍擰在柩上抬了兩三回，於是大家始認為滿意了。羅亞拿表一看，便說：「我們船隻的演了兩個鐘頭！」

現在花園也就排在路上了，柩架在靈柩上了，哀歌也唱過了，還有其他的一切手續，都整頓得清清楚楚。這時候羅亞二次發出了一聲預備令，那八個分別依次在柩邊，時候他來喊「一……二……三……四……」便要起柩。忽然，正門外的那隻半天不開聲息的黑狗，一齊狂吠起來。接着便有三五乘馬轎子在正門外歇下，五六個號稱大人先生的人們筆直的走了進來。

希漫以為是由金城裏托人代顧的勞工到了，仔細一看纔認明白是自己的幾個本家和他郎舅的幾個堂房弟兄之輩。登時他猜着他們之來，是含有一種搗亂的使命的，然而

不能不離開那派定的地位去迎接；同時，醒亞自己和他所指揮的「一羣兵將，」也都感到四週的氣壓不比先前的靜寂而起了變化。

剛才來到的幾位大人先生，內中有一個和希漫周旋而彷彿也就是其中主幹人物者，是一個曾經向希漫借貸而屢被拒絕的陶二大人，他的聲份比較希漫要高一輩呢。在問答了幾個回合之後，所謂的陶二大人終于引起正文了。

——古者葬的豐儉，完全要視家業的有無，現在你這種從儉的辦法，卻很合乎古制啊！不過據我所聽見的傳說，似乎太簡陋了一點，漫托當日之來，是你親迎之後，纔成爲我們陶家的人，今日已經亡故了，你念起夫妻的恩情，怎好這樣隨隨便便草草了事呢？人家娘家裏的人縱不議論，我們姓陶也應該主持……即令你是一個以改造社會禮教自居的人，對迷信根本反對，那……我也贊成的，和尚道士不必定要用，但是全省通行的「周禮」總是要的，因爲「周禮」的流傳，已經幾千年了，從來沒有聽見一個反對過，就可見牠的一種合乎時代性了。我們今天特地邀了漫托府上的這幾位同來，就是來同你商議「周禮」的事……你的意思怎樣，還請你一一的說了出來，以備大衆廣聞，希漫？

希漫正待回答，那二大人卻在歇了兩秒鐘之後便接續說下去了？

——然而我們一到這兒，纔知道今天，就是出殯的正

日，不擇時日，不舉祭奠，這未免過於維新。亡清欽天監的擇日子本用西法，這個還可以說是有些古老；那末，現代的文明之士，往往把祭祖和祭禮意見刊登在什麼報和雜誌上，難道說你也不贊成嗎？要像這樣出殯，總有些不像事體。我們暫且先來商議祭奠，一面再看一個妥善的出殯日子。妙在漫托的堂兄盡吾，對於「賦禮」和擇期都很內行，他是常在各處「掌堂」的。——二大人說到這裏對着盡吾——盡吾兄我想這在你身是難不容辭的，你和亡人還是五服之內的兄弟哩。況且希漫的謝禮，是絕對的不能太少，而使你不滿意的。

盡吾把腰幹兒一挺，臉上同時顯出一陣肅敬之色，從他那些一長一短七歪八扭而又暴露在外外的門牙縫裏，吐出了一個「是」字來接着便望見他的嘴唇預備活動，大概是有所補陳；但是氣得面皮發青的希漫此時卻忍無可忍的搶着說道：

——二叔，你老人家今天太辛苦了，我勸你老人家還是安安靜靜的坐在家裏等候着抱孫子好了，這件事已經是沒有辦法的了！——他說到這裏，即刻轉過頭去望醒亞那隊正在兩旁發呆的人，左手端在桌上放着的一杯茶，舉起右手對他們說：——醒亞，請你重新發命令吧，我乾了這杯常酒喝的茶，恭祝我們的前途的順利和光榮。

接着他乾了那一杯茶，撩一撩披在頭上長滿的髮，一面首先走到檯邊站着。醒亞發了預備了，靜波等立刻也奔

了過去。那幾個轎夫也迅即的走到棍邊。剎那間醒亞已經喊出了那個「一。」

陶二大人聽見希漫那幾句喧排的話之後，本打算照着原來的計劃，和同來的幾個一同來說詐希漫一番；後來希漫對醒亞使出那種舞臺式的姿勢和口吻，不免呆了一下，等到他要和同黨的人來使眼風，卻看見希漫那些人已經都在靈柩前面活動。醒亞的那聲「二」又來了，登時便有一陣由新的繩索和新的棍木發軔的聲音，幾個抬柩的人都把腰挺的直直的，就在那聲聲中把靈柩懸在棍上了；他們把短棍托在木杵上面候令，這時候，陶二大人不僅對原來的計劃遭受了偉大的失敗，而且老羞變怒，祇得奔向前去，口裏喊着：「我們姓陶的家庭是世代書香，對喪葬的事，從來沒有這樣的草率過，盡吾兄，你們府上總也不會贊成自己的親姊妹的靈柩被人這樣的搬來搬去！後面的大眾仔細的聽呀，請你們認明白我是陶家的長輩，並且今天沒有擇期，你們要想發財的人當心不吉利呀！」清末尾一句，反而氣壞了那幾個轎夫，他們一齊「丕」了一聲，希漫睜大着兩隻眼說道：「陶家的事要先問我。」

醒亞呀！希漫喊起來，這時在我家裏，你喊「三」罷，有什麼糾纏請出來和我直接交涉！

醒亞起勁的喊了一聲「三」，開步便走，那抬柩的幾個人也去了棍下的木杵，一齊動員的把靈柩向正門以外抬，王李諸人，也都依然着固定的計劃行事。

陶二大人一行人氣得目瞪口呆，只遠遠的聽見有人說着：「一二……一二……左手灣轉……步步高……步步高……左來一步……右靠……」

這時候，醒亞已經行着靈柩到了山坡上去了，陶二大人所領的那一方面呢，算是完全失敗；他們此時本想着溜之大吉，然而那些抬他們坐轎子的夫子，非在希漫家裏吃了飯是不肯走的，所以二大人只得向李五的兒搭訕着，叫他設法給弄些飯。

那八個抬靈柩的人，因為鬥口的氣憤激動了各人心裏的各自要表示打倒一切的精神，所以在一起肩的時候，都昂着頭依着「一二，一二」的口令踏着有韻律的步調前進，惟希漫因日久勞苦，加以意外的刺激，使他的精神感受了許多的不快。於是在未上山的過程中，竟抬得均齊有勁，使那些在正門外觀看熱鬧的男男女女都以為抬靈柩的是城裏棍行裏的人，一到山坡間，希漫竟有點費事了；不僅要往上拉，並且靠右邊不斷地有些障礙，因此前半段的那四位先生，已經滿身是汗，好容易由醒亞喊過十多回「右靠」之後，這一行人纔到了山坳邊。過了坳，自然是後山的區域了。

假使站在那後山一望，便覺得氣象和前面迥然不同；完全脫離了「鄉鎮」的趣味，而顯出「山國」的面目，後山的對面另有一帶茂林錯雜的山，兩山之間雖有一條溪水，但只是能供此處幾家農人的飲料，而不能用作灌溉田地

，所以靜的趣味比較前面多些，並且因為兩山之間距離過近，所以兩山上所產的樹木，都是一色的，但是土壤濃厚而黃赤的顏色不能受到草色的掩藏，因此色調的調和遠不及前山一帶的優美；尤其是這一面，因為是陰山的關係，春的力量比較得發展得遲一些，所以希漫兄弟三人動手掘穴的那一帶地方，在這個季節裏，不僅仍然是赤裸裸的一片枯黃，並且地面上還沒有把前三四天的雨層排洩無餘、蒸發淨盡。

醒亞過了山坳，走任下坡路上，看見那條應走的平坦的小路就在一大綠草坡的上邊，路左是山坡，帶着已經枯黃的色素，用平偃的斜度，迂迴的延到山坡上去，他心裏正疑慮這裏不甚當陽，脚下却已經踏着了兩三腳的軟土，所以便連聲沉重的喊着「下路不穩，要當心！」這時候，那靈柩止由坳邊向下走來。

希漫在上坡時早就覺筋力之疲這時在下坡的滋呢路上慢步，更覺得肩膊壓得重脚下又不得力，兩邊同時感到極端困難，所以便揚手喊李五胖子來幫助，一面却單獨的停住了脚步。靜波呢，雖說是一個極講體育的人，但這時也有些勢難爲力了，他不待醒亞的喊聲，早已有些惶悚無地的憫恨，結果就是自顧不遑，祇能半意識地一步一步往前踏。希漫的停步，本來沒有對大衆預先通知，所以大衆還是抬着向前送。

這一送可真糟了！希漫的整個軀幹，登時覺得受了一

種猛烈的排擠，口裏連忙迸出了一個哎呀！靜波聽見，心上一慌，那隻舉起了的右腳正想放下來停步，誰知左腳竟被綠草一滑，使靜波倒在溼的地上來。這時候，希漫還能把得住嗎？也就向旁邊一歪，但是後面的人在第一刹那間仍然機械地又向前推進了一步，所以希漫的兩個兄弟肩頭上的小槓，登時向前滑走了，李五胖子雖然已經三步兩步跨到了前面，但是在那個開聲而折轉跑上來醒的亞的眼裏，祇看見靈柩向前一栽，向左一偏，不待李五胖子伸手，已經就在大小不等的撲通撲通的響聲中，帶着那條大槓從山坡上骨碌碌地向山脚下滾。

醒亞在驚駭之中半意識地跳避了幾下，但是畢竟也空手跌了一兩交，因此也往下滾了幾步，後來攀到了一顆樹株，纔算沒有繼續進行，僅僅把那黑的臉上和手上擦了些鮮血，他於是爬了起來，那十個人也都連傷帶嚇地聚在他的跟前，哭喪着眼孔誰有沒有說出一個字。靈柩呢，卻早在離他們不甚遠的山腰裏的樹株上，帶大槓被樹枝擋住沒有再滾，但是……但是……這却怎處？……這卻怎處？

忽然，山腰的那面，起了一陣由遠而近的喊聲，接着他們又聽見喊聲之中似乎還雜了許多人的脚步。

好了，那方面的人來了！陶二大人和同伴也領了一隊人從山坳上跑下來，口裏喊着：「闖了這樣大的禍，我們來請教這些離經叛道的人——我們兩家同時開祠堂門來驅逐

這些不率教的人！我們要呈請地方官來嚴辦這些桃陵骨肉的人！」一羣顛狂似的野狗直向他們撲了過來……

結果他們互相亂打了一場，由兩方面的轎夫以及王李兩個把兩方面的主人翁隔開，當天纔算沒有弄出大不吉利的事；然而希漫等都放聲大哭，哭聲中噴出了一句「毒惡的迷信！」

公務員

(續) 可憐虫

(三) 冰雪人情

髒髒是一個半陰半晴的天氣大概是中秋節過去的日子不多吧！友文從家裏出來，看了一眼天色。青海的風是特產，鎮日家不住的嗚嗚的吹個不休！仲秋天氣，在東南固然猶很熱，而在西北的青海？這時却非穿棉衣不可了。友文出門以後，便轉灣抹角的走了三四條街道，在一個東西相望的小巷南首一個新修的灰色磚大門前，望了一望，又站一回，好像在思想什麼似的！在往日：友文到這大門，便毫不顧慮；毫不憂疑的一直走將進去，但是今天？却和往日不同了。因為今天是有求於人的，有求於人，自己便覺得比人低下；比人卑陋，而胆子也覺得小多了些。所以在那兒站了約莫五分鐘的光景，又向左右一看，巷之兩端，沒有別人；尤其沒有熟人，便緊一緊步伐，向門台階上走去。那會知道准了頭門，還有一層二門在前面擋着！友

文到了這步田地，反覺得出又不好出；入又不好入了，沒奈何，便將脚非輕輕的移動上兩三步，貼近二門門板。又呆呆的站在那裏；並將目光由門隙中向裏透進去，再用耳朵貼在門板上聽了一聽。半響功夫，並沒見裏邊有人出來；也沒甚麼動靜，心裏不禁的跳了一跳，將脚便向後邊開了個倒車：

「不在吧，怎的靜悄悄的，一點聲氣也聽不着哩……或許是辦公還未回來吧，但是已到十二點鐘了。正在休息的時候，在別人不同來也許得，但是他有芙蓉癩癩着，却不得不回來的啊！」友文的心中這樣想着，不知不覺間，似乎很失意的「唉」的長歎了一聲。

本來這個二門，依然是友文常走熟的，在往日，因為進來時常在高視闊步，所以對這個二門，風馬牛不相及，也沒有注意的必要，而在今天，却不能不使友文的方寸裏，生着感嘆了。

「運氣怎的這樣不好！」友文站在大門以裏；二門以外，又在這樣想着了：「前天，昨天，我已到這兒來了兩次，前天因為人多，我就恐怕丟人沒敢將借錢的話說出；昨天我到他家，雖然沒說出，但他的言談語吐之間，似已知道我到他家來的用意了。所以他那滔滔不絕的口，好似縣河一般的說個不休，給我不予一點發言的機會，每逢我方：開口時；他便奇峯突出的來插上亂說；而且他說的話，起初還不怎樣，到後來把他的境兒簡直越說越窮，聽他

的話，簡直如有連一天日子也活不逾的樣子哩！他所以能看出我的神情的，是因為我向來在他家中，未曾不斷的來過；尤其未曾日日連着來跑，我這不鎮靜的行動，竟被他聰明的心看出破著了。不過他的事兒，的確較我好得多了，他又謹慎；又小心，儉省，向來不肯多花錢，而且他的進款，比我雄厚幾十倍哩；那裏會像他所說的那樣窮哩，不過是裝窮罷了，但是他雖是裝着窮，而對我高誦之借助，總能辦得到的……或不至拒絕吧！」友文想到這裏，將肩微微一蹙。

「他在機關裏每月應得的維持費，一文都用不着，所以乾脆的存放着。因為他給農家放出去的三百元，每年就有三四石的麥子可收，四石口人，絕對吃不完；放給油房的百元，每年的清油有二百餘斤，也用不完，這都是利上得的，其實他的銀元，還是仍舊一分未動。放給街市上小生意人的賬，不知多少，大概也好幾百元哩。因之零花，菜水等錢，也不要他自己挖出一文，而且利上生利，每年只有加多。何況他除掉維持費一文；動外，還有另外的出息呢！所以除了每年吃用，應酬，穿戴外，只少，總得有四五百元的淨存，比我僅得數元維持費的，不是強過好幾十倍嗎？爲什麼他還要哭窮，以窮抵制我的開口呢？」友文想到這裏，覺得，「銀錢實在是操縱人生的，沒有的人沒法想，只得哭窮；那有的人，在我們窮的人前，也許有時誇耀的，也許有時哭窮的。」因之，不知不覺間，便出了神：

約莫二分鐘的光景，才恢復了原狀。

「論我倆的交情，也不算薄，就是轉借三五十元，也不算過份，爲什麼昨天他儘管將『窮』字給我述暗話，而使我不能——不好張口哩？」友文想到這裏，禁不住又「咳！」的一聲，接着心中一急，又咳嗽了一聲。這咳的一聲，却出乎友文的意外了！他正在心中徬徨着，不料裏邊的哈巴犬，早已一團傲氣的汪汪的吠了起來。友文到這時，反覺得心中無主，又恐怕驚動出人來，不好意思。真的：奇怪！這時友文，竟將向裏邊去的心拋棄在九霄雲外，便慢慢的退出頭門，站在門左的牆邊，一聲不敢響，恐怕被人看見：

「大概沒在吧！怎的這時還聽不見人出來的響動哩？」友文方想到這裏時，那二道門竟嘩呀的開了，接着聽得一個婦人的聲音說：

「沒入咧！老爺」。友文一聽這聲音，覺得怪熟；又聽老爺二字頓使他心裏快活起來，趕忙由牆邊走至門前，已見那個婦人度了出來，一眼看見了友文，便說：

「我們老爺未回來，家裏太太一個人。」那個婦人說了這兩句話，便將那一張醜得可笑的臉面一變，音連頭也不回的進去了，友文想要再問句話時，都跟不上。便仔細想了一下，由她的後影裏，看出是李家大公館的姐姐，（按西寧人通呼傭婦曰索姐姐）不由得他的氣向上一衝，上下牙齒，已在對捉對兒撕打起來，並且恨恨的「諱！」了

一聲，說了一句「虎落平原被犬欺，真的公館裏的人狗，比獸狗還利害得多哩！」友文一邊這樣說着，一邊也回不回的離開李公館，無精打彩的走去。算也給他一個「不回頭」的報復。

這時嗚嗚的大風，仍在發威風的吹着，好像同友文嘔氣似的。街上走的人，都在閉着眼睛；低着腦袋；僵僵着腰；縮灣着手，那被土霧遮漫着的日光，像有力，像無力的發出皎皓之光。滿天變成了灰黃色。平日極其顯明的南北兩山，到此時都被大風吹起的土霧，圍置得連影子都不見。四野茫茫，灰色無垠，友文在此懊惱之際，又受着大風的嘔氣，心中感着有許多說不出的苦楚，恨不得尋一塊乾淨地方，了此殘生。覺着：「人生的味兒，真是又苦又辣，人情的淺薄，真有『狗臉飛六月之霜』的景况哩！」

又想到『家中事情』，妻產後又得了這種病；無常是冤孽病吧！天真的孩子，仍在懷抱，我一旦有個差錯，信念一不堅定，這平日感情極好的妻，和家中的老人；幼弟。唉！真思想不成，越想覺着人生越空，不過爲着這「恩情」的二字，將我纏定了，不然？何必活這入哩？友文一邊想着，仍舊取道原路回家。

「我雖然打算着向從前和我稱得起朋友；而且很要好

的朋友老李，李老爺前，下下話；磕磕頭，借幾塊錢來度度這種難關。但是我還未曾向他開口，他不過在口風中探知了我的意思，竟然心毒意惡，便朶姐姐給我一個大下不

去，這些東西，又真正可惡極了；最是勢利不過。藉着主人有錢，便也乘空會欺負人。我從前來過幾次，尤其昨天和前天，他對我是何等的恭順；何等的諂媚；倒茶必用雙手；在開門時，老是一團和氣，滿面春風。今天給人的這個冷面孔，簡直前後判若兩人，要非主人的預囑，我想他絕不會這樣大胆來得罪主人的客——朋友的，他這「前恭後倨」。不是無因而能作出來的；但我究未向也開過口，不曉得李老爺爲何會這樣刻薄人；欺負人哩！」友文想到這裏，不禁又把他的心事，一層一層的提起；一件一件的湧上心頭來，使他更覺着有種說不出的難過。

「是了！是了！」友文又在想着：「這定是李老爺預先囑咐下人，不要理我，以杜絕我的癡想。但是何苦呢？錢在你手中，不借出你，難道我會強搶硬拿嗎？你昨天的嬌柔造作，正是爲今天的毒計的先一步吧，友文想到這裏時已經到了自己家門，進去時，他的妻正在乳着他倆結婚後的新結晶品。

「能行嗎？有點路子吧？」友文的妻見友文一進門，便這樣問。並且將一對眼珠子看定友文，好像要立刻待他趕快答復他的話的樣子。

「不！不成！毫無希望，怪我太嫌孟浪，未聽你的主義。」友文一面坐在炕沿上；一面低着頭，好像慚愧似的對他的妻子這樣半吞半吐的說。

• 便會因窮富關係，將你裝着個不認識，你還妄想，向他們通融錢財嗎？」友文的妻說在這裏，便將友文一看，看友文對他的話，是否在意聽聽着？是否有發生討厭的神情？因見友文正在凝神側耳細聽着，毫無討厭的意思，又接着向下說道：「就如這位老李，聽說從前和你交情很好，感情很深，簡直知心得形影不離，並且聽說你倆也有過錢財的交往，不是你會說過他還有你五十塊錢，因你倆交情很好，你再未向他問過嗎？後來連眼都莫算嗎？現在竟會如此薄情，弄得你的面子上怪不好看，你想，其餘的別人，還能靠得着嗎？」他說到這裏，又想了一想說：「這些事兒，本來我不知道，因為那時，我倆尚未結婚哪！不過自從我倆訂婚以後，我的親戚們，常說你把錢毫不當錢，簡直揮霍如糞土一般，所以我那時很替你担心的。再則你看他們當初到青海來時，不是和你一樣嗎？只有兩個肩膀，抬着一張嘴，幹的事兒，也和你差不多。不過人家都會幹會鑽，所以現在位置似覺比你高一點兒。但是人家們都憑着兩個手，一張嘴，一雙腿，現在竟會成了有錢的，而你却依然窮得這樣，還是一個窮骨子。要不是你那時手太大，將錢像灰土的花用，成天價和那些臉上張狗毛的

朋友，一處吃喇！喝喇！嫖喇！抽喇！聽戲喇！洗澡喇！全不知銀錢的苦處；人情的手處；將銀錢那樣糊裏糊塗的亂花亂用，到現在，那裏會弄成這個樣子哩！」

「你說的話何常不是呢！我現在也覺得在深深的追悔着！但是過去事兒，現在何必再說他呢？說了，不過徒增傷感而已！」友文這樣說着，表示出很愧憤的樣子，隨即又說：「我想壓當物，出利錢倒是小事，不過我總覺得不大妥當，似乎有種說不出難心理；橫豎我們再試驗一下，成了更好，不成的話，我們再想辦法，或者就依你的主張，也未可定。」友文這樣說着，便起身出門走去。他的妻見他把朋友認得太真，不聽他的勸告，便也不再攔擋，讓他看着去設法了。

「主任在家麼？」友文在X主任的公館門上問着。

「原來是友文兄嗎？快請到裏邊坐，多日未見了！你好嗎？」X主任一邊說着，便將友文讓到他的客房裏坐。那裏會知道友文的屁股剛剛放在凳子上時，X主任即以圓滑的，不得罪人，也不挨人的老法子來開口了：

「友文兄：這兩日真了不得哪！票子也跌到四元左右了；貨物都漲至四倍以上，我們機關上作事的人，仍是一元照一元發薪水，八月十五日我得了幾十塊錢，一個節就

過完了，這兩日真把人困得要死哩！」×主任這樣很警覺的說，並在友文的臉上用眼珠看定，觀看友文的氣色；「老兄：你那兒存着有現洋吧！可否借給我二三十元，真把我逼的無法可想了，老兄：你有好法子嗎？」×主任說完了這幾句話，便也不着友文了！就將他那西瓜似的小腦袋，亂搖個不休，並且長長的歎息了聲；「你說！老兄：這種的恐慌，還會活人嗎，真把人逼也逼死了，我一家六七口，全憑我一個人來養活呢！雖然有些兒田地和房屋，總是入不敷出，今年的票子又是這樣跌落，我們機關上作事的人，一人混一人都不行，我還有六七口人，如何能行呢？」×主任搖了一陣腦袋長嘆了一聲後，便復看着友文，這樣一字一字的述說下去。

「哼！現洋。我連票子也在度法想到呢；你家雖有六口人，只是除了你的母親，妻室，及一個少爺外；一個來姐姐，一個打雜的，都是你爲使你的愛人舒服而使喚的，並不是一定不行的要你養活他。你這有錢的人；何必必要給人一個關門羹叫我，免開尊口呢？」友文聽了×主任的話，好像一個無聲霹靂，震入了他的耳鼓；臉上燒得像火烤一般，半天才這樣想着。「唉！悔不聽妻的話，到現在又弄得進退維谷，將人丟完了。想要發作幾句嗎？倒底不好意思。」友文又這樣想了一想，便把想要發作的勇氣，壓了下去。因爲人沒錢，精神是非常短的，所以便連坐也不坐。即刻告辭起身。並說道：

「既是你主任心中有事，我便不好打擾，請坐罷！我要走了。」

「再坐一坐吧！」×主任一面在挽留著，一面已先自向外走去，接着：「改日再來坐，我們談談天；今天不恭的很，實在對不起得很！」說着將友文送出門外，便碰一聲，將大門關上，自進去了。

友文出了×主任的大門以後，心中又是氣憤；又是難過。在××長家中不去吧，回去要在妻的面前丟人的；要去時，又恐空跑一回。不得已，便又僥倖的向××長公館裏去了一回。所得到的結果，是允爲想法，明日可給回話。友文滿以爲此事可成，便回去把這意思告訴給妻。

第二天，友文在閱會消遣的時候，突然一個公役，送來了一封信。友文在拆書時，便默默的向蒼天禱告着希望着這封信，不是空的。及至打開一看，頭一句便是「老友對不起，……」這五個字，頓然使友文的身上，先自冷了半截。所以下邊的話，便忙着未看，心中難過得實在說不出來，頓時表現出一種憤恨的；愁煩的；氣急的；抱憾的樣子來。

「有希望嗎？可就是××長的信嗎？」友文被他的妻這樣一問，更加覺得心裏難過得說不出來，便將一腔子的煩悶，向妻發洩出來，氣的厚厚說道：

「有希望沒希望，干你甚屁事！是××長的信，不是××長的信，你管他作甚！你這婦人！真多嘴，該打，誰

要你管閒事。橫豎不把你的肚子餓了就得，你愛問時，你不會自己看嗎？未免太討厭了。」友文明知他的妻認得的字有限，對於行草，更其不認得，只是因為那五個字給他的難過愁煩的時候，便向妻這樣不管自己理曲理直的發展作了一頓。但是話出口後，他就自己後悔起來了，他的妻這時已知道他的丈夫借錢的事兒不大妥，心中正在懊惱着，所以自己雖然碰了一個大釘子，也就置之事外，不再作聲。友文在這時便後悔着將信看下去：

「老友：對不起，萬分的對不起；我近來因實在困難得很，實在沒法擺布了。想要辭職，不幹，上司又不准，沒奈何，只好對付，一天推着一天。那有餘錢裏？真的對不起，請你再向別處設法，並請你特別原諒，格外原諒，我並不是勢利；也不是看不起人。你的情後來再圖補報吧！好友啊！

弟

XXXX上

友文看了這篇信，真是惱喪得無法，萬分的追悔着自己幾次未聽妻的話，弄得揩幾鼻子灰；碰了幾個大釘了，看他的妻時，正在抱着孩子，一點一點的流着淚，友文見此光景覺得實在無地自容，方才對妻不應該發作。轉恨自己是讀書人，如何會這樣粗魯，越想越難過，越傷心，恨

不得自己將自己重打幾下，眼圈一紅，清淚直向下流，便向妻溫仔着：安慰着，使他減少傷恨！

(未完)

出版者：

青海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

青海評論社

價目每本三分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